



揚子法言

四之五

共

□ 13
3088
3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四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秘司馬光重添註

問神篇咸曰既哲乎道可窮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光曰惚恍無事繫諸道

德仁義禮祕曰神也心也惚恍乎無端以經

人之道聖人之道兼德仁義禮而言誤問神

之也光曰君子之心主此五者

或問神曰心咸曰神謂精義知幾之神言存
速不行而至心主於神請聞之咸曰未論心
光曰物之神者莫如心請聞之義故請之
○光曰李宋吳本請問之音曰潛天而天
義曰天復本請問之音曰潛天而天
光曰潛深也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咸曰
心於天而地則知地○光天地神明而不測者
曰潛心於地則知地○光天地神明而不測者
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
乎咸曰言世所難窮測者惟天地之道神明
近事理之淺安敢問潛心于聖咸曰問可以
能藏哉倫理也敢問潛心于聖

之道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咸曰文王
演易仲尼盡得其道而讚之又曰文王既歿
文不在茲乎是達也○初曰文王作易繫辭
以盡天人之幾孔子五十以學顏淵亦潛心
易而作十真無不通也達通也顏淵亦潛心
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當其殆庶幾○咸曰聞
子謂顏淵具聖人之體而微此稱未達也孟
間際也言去聖人不遠惟一際之地爾今諸
本皆作一聞非也孟子曰賢不肖其間不能
寸謂其際相去不能及寸言近之也易繫辭
仲尼舉顏子其殆庶幾以明易義今註以庶
幾為顏子近聖人之意非謂矣○祕曰顏子
其體庶幾所通者一間耳子貢曰神在所以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神在所

易子卷四

三

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則是天神天明照
知四方天以神光明燭幽明照曜四方人以
神運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
日月考校同異搜暢精義日剛健中正純粹精
形萬物而各從其類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
也○光曰人亦以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
明精粹經緯萬方神變化無常操而持之則義
捨則亡存捨而廢之則道亡操而不捨則道
義光大○祕曰在天地為神在能常操而存
入為心潛與不潛操捨而已聖人存神索
者其惟聖人乎有常不離於道

至存其精神探幽索微○祕曰聖人如天常
山責切至者成天下之天順致天下之大利
事之極致無逆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
順事而無逆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
利物而無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
也至化混然歸於一也祕曰惟神也成天下
者各得其天順謂上下各安其分太利謂萬
物各得其所天者不為而自成人者為之然
後成而同其際使之無間龍蟠于泥蛭其肆
際皆聖人神心之所為也龍蟠于泥蛭其肆
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蛭不知龍
○咸曰蛇也肆區也言龍未飛天則與蛭同
一云毒蛇也肆區也言龍未飛天則與蛭同

區也。○祕曰與蛇同肆。○光曰蛇音元肆者肆志以凌之也。或曰肆當作肆。肆習見而狎。玩哉玩哉惡觀龍之志也。歟。甚也。○祕曰聖人在蒙與衆人同列。衆人豈知聖人之志歟。○光曰惡音鳥。君子之志高深遠。大小人固不。或曰龍必欲飛天乎。咸曰疑其得而不知也。肆不能飛。天光曰言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君子必欲居大位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未可而潛。既飛且潛。義兼。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歟。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飛于天也。聖人尚蒙雖飲食之間不敢忘於形思所以行其

道也。故暫為玩所肆。愚所悔然猶不能制之矣。○祕曰既飛且潛。惟時所適。雖一食之間不忘隱見之形。安得而制哉。言聖人亦然。○光曰宋吳本妄作忘。今從李本音義曰非義不妄食。故不。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姜里曰祕曰聖人何以制乎。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何以不手為聖人。當為干桎梏之屬。○咸曰手為玩同肆。然終不制於泥。故能謂之龍。聖人雖為紂所囚。然終不制於其刑。故能謂之聖人。今注文稱手者。桎梏之屬。意謂文王雖囚而不被於桎梏也。按賈誼新書云紂作桎數于。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桎之。文王常被其桎。梏于姜里七年而後得免。是文王常被其桎梏。四

矣安可謂之不手哉○祕曰手持也執也文
 王事不道之約雖以非禮見因終不能執而
 戮之所以為聖人也公羊傳曰手劍而叱之
 ○光曰音義曰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光謂手
 謂為人所提攜指使枉也或曰經可損益歟曰
 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
 易始八卦而文主六十四其益可知也祕曰
 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六十四卦備矣黃帝正
 名百物而名顯文王繫辭而義彰可謂益矣
 今云文王六十四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
 據司馬遷而言也
 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
 ○祕曰因舊文作序例刪定筆削皆成於仲
 尼○光曰宋吳本或作下更有因字今從李

本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咸曰天然者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
 人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治道者其益
 亦可知也如孔伋孟軻之流○祕曰故道非
 若易象之天然雖損益不可增減於乾坤六
 子也應時而造若三代之禮樂著損益可知
 也○光曰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禮
 樂刑也或曰易損其一雖意知闕焉咸曰易損
 政也或曰易損其一雖意知闕焉其者謂
 大衍之數虛其一此雖蠢愚之人皆知至書
 關之也○光曰蠢書容丑江刃用三切
 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有四
 以○祕曰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
 知其闕者至書百篇僅存者二十九篇得

古文又多十六篇其亡過半而習者莫知其
義○光曰漢世儒者不知書本有百篇故孔
臧與從弟安國書曰今學者唯聞尚書惜乎
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至然也

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
一者非抄失之蓋著法然也書失過半者經

秦火遺墜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為易損一
而尚○可推書失多而不能知其義揚子卷之以

下○文○秘曰孔子序書存百篇之義而其篇
亡不可復知序易存六十四之次設或亡一

即○可推而知之是序書不如序易○光曰序
謂篇之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咸曰言彼損

之法可揲數而用故也○光曰如書序雖孔
八卦重之成六十四自然之數

子亦未如之何矣數有則雖愚有所不失數

曰如書者實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無如
之何言不敢虛詐而補之○秘曰彼易卦皆

有數亦可以策數而知焉故也如書序之存
而篇亡皆當時訓誥之事不可以虛補故孔

子亦未如昔之說書者序以百叙以而酒誥
之何也

之篇俄空焉今亡夫秦焚書漢興采集之酒

循俄而空之今漸亡○秘曰秦皇燔書漢興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酒誥脫簡一空而亡之也據酒誥今無亡脫
蓋古文獨存○光曰空苦真切音義曰空缺

也虞夏之書渾渾爾淳也言虞夏尚有唐風

也虞夏之書渾渾爾淳也言虞夏尚有唐風

也虞夏之書渾渾爾淳也言虞夏尚有唐風

去道未遠淳淳然○祕曰渾商書灑灑爾廣
 渾猶言混混也謂其淳雅也○咸曰灑灑猶漫漫也言忠質之化制尚疏
 澗漫漫然○祕曰灑灑猶言浩浩也謂其遠
 也大周書灑灑爾察也言尚文而相檢以禮樂
 察察然○祕曰灑灑猶言尚文而相檢以禮樂
 言諤諤也謂其明正也○咸曰灑灑猶言尚文而相檢以禮樂
 者秦言酷烈也○祕曰其書誰乎不合典訓
 ○光曰李本誰作譙今從宋吳本渾胡本切
 灑胡老切灑五各切渾渾朴略難知之貌灑
 灑富大之貌灑灑明直之貌其書誰乎言不
 足以為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嫌五
 書也○祕曰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
 難解也○祕曰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
 五經大而奧

物也淺矣光曰覆地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
 薄矣猶俄頃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
 為衆說郭莫有不在其內而能出乎其域或問
 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嘗
 嘗也咸曰闇闇當作信傳之誤也闇闇中正
 道者之所吹也若謂闇闇中正之義則理不
 通焉○祕曰聖人之作事豈不能使明白如
 日月乎何使後世之學者徒闇闇貌悅之而
 不能達其心也闇闇和也和悅之貌○光曰
 宋吳本嘗作闇今從李本嘗語巾切
 嘗嘗爭辨之貌謂學者爭論是非
 同警曠

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伏牙能噉伏牙
不能齊不齊之口咸曰曠師曠默審於樂也瞽曠之和雅能使默而識之者必有瞽曠之耳不能齊聽者不齊之耳伏牙之甘美能使噉而稱之者必待伏牙之口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曠師曠也知樂者也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伏牙易牙也知味者也大戴禮曰失管仲任堅刀伏牙韓非子曰易牙為君主味○光曰咸呼覽呼謙下漸三切狄儀狄造酒者牙易牙瞽曠能審正聲而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瞽曠不能齊也狄牙能嘗和味而人之口酸辛鹹苦各有所好狄牙不能齊也聖人能行

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聖人不能止也君子之言幽必有
驗乎明咸曰猶言百神受職驗在禮樂遠
必有驗乎近咸曰有大雅之德及穆庶而本
驗乎大咸曰猶言百世可知必有驗乎小咸曰猶言百世可知
必有驗乎微咸曰猶言百世可知必有驗乎著咸曰猶言百世可知
必有驗乎無咸曰猶言百世可知必有驗乎有咸曰猶言百世可知
必有驗乎不咸曰猶言百世可知必有驗乎妄咸曰猶言百世可知
必有驗乎不妄咸曰猶言百世可知必有驗乎不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咸曰猶言百世可知
必有驗乎不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咸曰猶言百世可知

為君子也先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

○光曰解胡買切

之浩浩乎其莫之御也

○光曰解胡買切

之如白日滌滌之如江河浩浩洪流誰能禦之

面相之辭相適

適也亦捺中心之所欲

也通眾人善惡之聲

作盪呼陌切叫呼也今從李本盪音晉彌綸

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嗒嗒傳千里

之恣恣者莫如書

書嗒嗒猶喋喋之言傳千里勉勉之言書畫者所以

著古人喋喋之言傳千里勉勉之言書畫者所以

日嗒嗒不可知也恣恣自疆勉勉也古昔難知

之迹書以著焉所以記久也千里自勉勉之行

書以傳焉所以明道也自勉者君子勉為君

子小人勉為小人也光曰嗒呼昆切恣武

切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

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光曰畫猶圖畫

畫形君子小人見矣

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咸曰君子所

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動情者道小

人祕曰情動於中而形于聲畫聖人之辭渾

渾若川渾渾洪流也祕曰順則便逆則否

者其惟川乎祕曰聖人之教順則安逆則危

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

之不若咸曰言不能曲傳以圖用如范叔蔡

王而為相蔡澤燕人也說范睢魏人也說秦昭

言孔子不如先曰不如范睢蔡澤能偶各

世俗以曰聖人者范蔡乎咸曰言聖人肯若

范蔡其如聖何咸曰范叔魏人于王稽得事

應侯卒代其位為綱成君二子皆以說術居

位其如聖人之道何光曰仲尼者為范蔡

之行則亦為小或曰淮南大史公者其多知

人安得為聖言太史公司馬談遷之父也著

歟曷其雜也言其多知哉何其不純而雜也

書五十餘萬言其多知哉何其不純而雜也

雜謂安作肉書外書又作中篇言神仙黃白

之術遷序九曰雜乎雜祕曰唯其不純所以

流百家雜語曰雜乎雜祕曰唯其不純所以

誠雜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祕曰

雖多知皆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

書不經多多贅矣身動而愈僞咸曰贅疾乃不由乎經典為道之蠹亦多矣夫書畫與言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身之有贅然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揚子曰贅附肉也著大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陽參比一生三取其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二百一故有八十一家遂為八十一首故有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贊二日七百律星斗五行咸著焉今或以為孔子述而不作疑太玄不常作故問之秘曰孔子述而不作何以作太玄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好述古事

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矣然何嘗作書乎咸曰當孔子之世周室下衰詩書淆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刪詩書定禮樂紉史記而修春秋復與諸侯門人更議典制然後各得其所以故明道立教盡在是矣何須更作書哉故所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子雲之時則不然六經皆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稍為諸儒討正故無古事可述而屈身莽朝自非作書著成一易則何以明其道哉秘曰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自子辰申子冠之以甲分二十七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顯頊歷焉此其事

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
 一篇此其書則作也○光曰仁義先王之
 也方州部家揚子所作也言揚子所作
 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
 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
 子雲傷童烏九齡而與我玄文與顏淵弱冠而
 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揚子論玄或曰玄何為
 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或曰玄何為
 歸○光曰與余茹切與知之或曰玄何為
 切言為何事而作曰為仁義咸曰玄言者曰
 孰不為仁孰不為義秘曰賢者而言誰曰
 雜也而已矣純則巧偽息雜則姦邪生○咸
 曰言如三鄒田戸吁劇申韓之

徒以巫祝機祥刑名浮虛而亂俗今太玄
 獨專於仁義也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
 或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候星斗五行之
 用然其肯應休咎之占星陽而時數辭從則
 為休也星陰而時數辭違則為咎也使知
 吉凶之來善惡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
 復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
 終歸仁義乎○秘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
 與義今玄准之故曰為仁義夫人道則然且
 天易不亦非乎曰玄之准易非准易之道也
 准易為書也易准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
 道備矣玄何為哉易之書准天地玄之道也
 歷數所以為准易也曆數者天地之道也自
 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光

曰則象天地以為人或簡經之艱易光曰易紀異術無從而入

曰存亡或人不論曰其人存則易咸曰請益

○祕曰若孔子在亡則艱咸曰思益各異

千之徒並授其義光曰人當作文字之

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

通易悉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秋襄二

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庶幾可謂知樂矣

如樂弛雖札未如之何矣聲詩家已廢二雖

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

不難矣祕曰魯得用天子禮樂盡在魯

者習之固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

以為難矣祕曰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

難矣後之學者求先王之禮樂屏而去之自為苟簡之制

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

而在位而無輔光曰秦漢諸侯之禮籍獨

而不衣未知其可也祕曰權在臣衣裳其順

矣乎興皆是物也○祕曰上衣下裳本順之

道○光曰先王之禮其於君臣或問文曰訓
之際雖不失尊嚴而和樂存焉
訓順也○咸曰言問武曰克克能○咸曰言
如五經可垂訓者
光曰克未達論曰事得其序之謂訓也○秘
勝也
日五常得其倫萬物得其序文之勝已之私
訓也○光曰經緯天地綱紀四方
之謂克惟公亮也○秘曰弔民伐罪與天下
難勝已之私以從於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
道則人無不勝矣
其德乎行所動無敢辱者故曰光或曰知德
者鮮何其光○光曰鮮悉淺切曰我知

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
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咸曰所以
顏淵不改其樂也○秘曰為而不息其光愈
大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
獨何必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名
知也
卿可幾也
也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幾也○秘曰幾近
義猶王孫賈觀仲尼媚於竈也○秘曰幾近
光曰幾音機
下同幾異也
子所異者德
成而名顯耳
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

惡乎成名王彭祖楚孝王武齊懷王閔趙敬肅

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光曰惡音烏言也

四王者非無勢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谷

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

千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夫逐物以喪真而不

能求已以絕偽秘曰子真隱居以德有名

豈其附勢於名卿哉阿平二年王鳳聘子真

嚴君平皆不屈雲陽官記漢鄭朴字子或問

真光曰李宋吳本震作振今從漢書

入曰難知也任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

曰李本難作艱曰焉難未論其難曰太山之

今從宋吳本

與螳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彰於外視

也螳魚綺切垤徒結切垤蟻壤

也言才德之大小著明者易知大聖之與大

佞難也難明也咸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

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號於

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形響人罕察識

故胡亥也終昧趙高之姦德宗也不悟盧杞

之邪人主宜慎之秘曰若周公忠勤而被

流言王莽折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夫咸曰

節以鼓虛譽故易知秘曰嗚呼人之難知

也若能參之以其似者則無難矣若周公伊

尹之聖也豈為不利哉王莽寒浞之偽也豈

能歸政哉故曰無難孟子曰伊尹聖人之任

者也。○光曰李本作能別似今從宋吳本或
 見玉參以珉見珉參以玉則真偽易知矣
 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
 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
 論天地人經是
 可採取也。○秘曰衍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
 轉移止平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是
 德也莊則否是愆也。○光曰鄒衍抑淫侈以
 歸節儉莊周矯浮燥以返真靜其言合於天
 地人之常道者所謂德也。○莊何以愆語君
 德也否則皆過言也。○問莊何以愆語君
 子不出諸口咸曰取言之也。○秘曰未嘗言
 語君子所
 不道也

揚子法言卷第四

新纂門目五臣註揚子法言卷五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問明篇窮神知化是謂明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
 咸曰明哲之人逆見
 于不虞
 遜曰遜順乎不虞之非理以保天命咸曰
 猶不度也遜順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故不度之辰遜可捨乎揚子之屈身莽庭
 亦有謂矣故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光曰李
 奇曰日常行遜順以備不虞光謂雖有明智旁

照無極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
墜失上天福祿之命猶未足以為明也
譏問明秘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遠
或問明曰微咸曰夫微研幾極深規於未兆
明或曰微何如其明也咸曰未論微義疑不
小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豈亂哉詩亂也
光曰詩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
極之美也秘曰堯曰聰明文思舜曰聞之
聰明光曰聰者聞言察其是非明者見事
知其可否人君得之為堯為舜匹夫不聰實
得之窮神知命才之至美莫尚於此

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咸曰言不聰不明雖
光曰愚者顛倒是非反易敢問大聰明咸曰
忠邪雖有耳目自何異聾瞽既知
微義復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
問大者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
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
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覩德義之經聖人
之道下其耳則聽芻蕘之言負薪之說咸
曰眩眩猶杳而冥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
明夫天聽之里而及于民則耳可謂下矣故
闇主則不然光曰音義曰眩胡消切眩
幽遠貌光謂物之視聽局於形聲天則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發於心者天必知之故無若

天之聰明也日高所以或問小每知之可謂
見遠耳下所以聽卑
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
少矣巧歷所不能算每知之是謂師乎秘曰小事甚多每大知之
師乎皆師之貴也知大知也秘曰賢者志其大
○光曰知天小道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恐泥是
故不貴也光曰相雞狗孟子疾過我門而
奔基蹋鞞雖妙何足師乎孟子疾過我門而
不入我室光曰過切或曰亦有疾乎光曰問揚
子曰擴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貳實
者法言太玄○咸

曰門與華謂法言室與實謂太玄言孟子七
篇與法言為教一也但無太玄爾註以華為
賦實亦為法言恐非其意○秘曰孟子與子
雲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
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曰擴我華
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實孟之時乃言仁義
時君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
之宗本耳○光曰擴音隻拾也皆或謂仲尼
謂小知浮淺之人不能窮微探本
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秘曰仲尼彌年
其病夫○光曰彌終地言仲尼終身栖栖汲
汲未嘗無事蓋天勞苦之亦因病矣莊列之
此論如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

揚子卷五

咸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夫天
 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光曰天日
 行一周踰一度未天樂天咸曰所以無窮聖樂聖
 嘗体息何病乎天樂天運行無窮聖樂聖
 咸曰所以歷聘不暇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則
 自然樂其道矣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則
 樂之自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曰鳳麟乎
 言凡鳥獸之不可得而鳳麟亦猶凡夫不可
 強通聖人之道光曰言鳥獸不可曰羣鳥之於鳳
 為鳳麟猶庸人不可為聖曰羣鳥之於鳳
 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殊曰形豈羣人之於
 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藏並
 同光曰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豈

有異乎所不同者惟道耳光曰聖人或曰
 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及或曰
 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
 祕曰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
 行何不去之光曰去在焉切言俗儒雖讀
 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曰甚矣子之不達
 於庸人盍去此俗儒乎
 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咸曰言
 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所行復無所
 聞矣阮猶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光曰李
 本阮作抗五官切今從宋吳本言俗儒雖不
 能行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
 亡也若惡其無實而遂去阮秦者非斯乎投
 之則與秦之阮儒何異哉

諸火斯李斯也。咸曰：陷聖人之道於秦者，李
猶仲尼不去其羊，以存告胡之禮。○祕曰：阮
秦使不有王道者，非李斯乎？以書籍投諸火，
○光曰：斯此也。言諸儒之所以見阮於秦者，
亦以聖讀庸行好橫議，以非世故秦人深疾
之。并其書焚之，若使秦之法，或問人何尚曰
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
尚智，祕曰：仁義禮信，非智曰多，以智殺身者
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
矣。咸曰：謨謀也。臯陶為士，與帝舜謀其箕子
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咸曰：洪

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箕子歸，作洪範言天
地之大法，後封於朝鮮，何殺身之有。○光曰
飾智為邪，貪利狗名，則殺身用仲尼聖人也。
或劣諸子貢，祕曰：叔孫武叔陳子貢辭而精
之，然後廓如也。精明。咸曰：論語云：叔孫武
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於
賜之牆也，及有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
仞，不得其門而入，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
也，仲尼之言，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
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
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此所以廓如
於戲。本於音鳥戲。公吳許宜二切。觀書者違

子貢雖多亦何以爲慎哉咸曰言無憾於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而不

可及遂從而非之此成湯不承也文王淵懿

觀書者所宜慎也也或問不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

也或問不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咸曰由

王天下秘曰由小國而成王革夏命以淵

業孟子曰湯以七十里不大也

亦承乎咸曰順天應入

懿秘曰問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咸曰浸漸也懿美

深研浸以光大不亦懿乎咸曰浸漸也懿美

其漸也決虞芮訟至或問命秘曰世稱

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秘曰天命壽人為

不爲命咸曰夫可爲請問人為咸曰問何以

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咸曰因爲也

生者因爲之也秘曰育之則存棄之則亡殘之則死

釋之則生命不可避也

豈命也哉命不可避也

以祈禳之術修煉之要徵望延永蓋溺於貪

死亡非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

云何也語曰冉伯牛有疾光曰言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而顏淵早夭伯牛惡疾何曰以其無避也咸曰言顏淵冉牛皆早亡也所謂天命不可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巖牆之下以徵病招死此自為之豈所謂命乎危噲動為病之徵行為死之招豈曰命乎孟子曰巖牆欹危欲出之牆也凶其吉之秘曰吉人光曰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是得天豈棄忘寡人乎凶人吉其凶以凶為吉

故至太凶不懲不勸之至也光曰紂淫虐將亡災異並臻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廢人事而任天命得辰乎辰歎時逝也咸曰凶而以為吉也辰乎辰歎時逝也咸曰君竟者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秘曰君竟者子無所競必也為道亟於時也言敗俗光曰李宋吳本諤皆作譚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譚音下妄言也今從之光謂妄言者不知而作惑亂後生故敗俗也言敗則書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秘曰譚言傳曰雖小辯終破大道管子曰凡民之從上

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苟容取安也。○光曰：姑且息體也。寡安，鳩毒故敗德也。君子謹於言，法不言，慎於子，秘曰：上好之，亟於時。安易曰：君上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光曰：亟，紀力切。吾不見震風之能動，孽贖也。雷風非不烈，不能動，孽贖，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器也。秘曰：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光曰：贖，五怪反，言妄急。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論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鳳之德也。○光曰：見賢遍切，舊本未。

之思矣。曰：治則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君子見光謂曰：衍字。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秘曰：樂聖高邁，小人安能制之。○光曰：故書，纂作慕，首義曰：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纂宋哀註云：纂取也。鴻高飛冥冥，難弋，人執繒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纂或曰：纂，鴻明蓬集食其絮者矣。蓬集者，類聚羣遊得其所也。鴻明非竹咸曰：蓬行難也，猶憚也。明當為鵬，鵬集南方。神鳥似鳳也，言鴻明冲天而去，憚集於世，蓋其食絮而然也。此因上文稱鳳之在亂則隱，故舉鴻冥鷦絮以為之擬。爾夫鳳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註以鷦明非竹實不食，以蓬集為類聚羣遊皆非矣。夫鷦明為神禽，當

冲天遠去故下篇亦云鷦明冲天不在六翮
 乎此之謂也類聚羣遊而集者常鳥爾安可
 謂食其絮哉○祕曰鷦明似鳳南方神雀難
 於翔集蓋非絮不食者也君子非其道不食
 其祿遯行難也○光曰鷦音集遯良刃切音
 義曰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鷦明西方鷦明
 比方幽昌中央鳳凰又司馬相如傳云鷦明
 已翔乎寥廓之宇又樂緯曰鷦鷦狀如鳳凰
 光謂說文明及鵬皆古文鳳字也鳳鳥象
 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字也
 鳥踳踳匪堯之庭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
 庭則不降步也○祕曰治則見亨龍潛升其
 非堯之庭乎○光曰踳七羊切亨龍潛升其
 貞利乎之利○光曰言龍之所以能亨者豈

非以其有正或曰龍何以貞利而亨曰時
 利之德乎○未可而潛不亦身乎之正可而升不亦利乎
 得義和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失其所
 得嘉之會○祕曰隱以正升或問活身咸曰
 以義用以時龍德之通也
 其身曰明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
 乃明哲乎咸曰言童蒙無知者亦能活何必
 生苦莊周論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
 樂社支離疏曰君子所以貴而異於童蒙者如庸
 身也亦曰用明哲保慎真身也越曰也

行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咸曰庸愚也

多也言庸愚塞路多多而活者此所謂困之

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之○秘曰鬻路言多

也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秘曰龔君實龔長

舍皆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漢哀

帝時俱為諫議大夫老焉不復任莽以太子

師友祭酒迎勝不食蜀莊沉真○秘曰莊遵字

而卒言其絜中清矣蜀莊沉真○秘曰莊遵字

晦迹不仕故曰沉真○光曰三輔決錄曰君

平名遵光謂沉真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君

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所謂

也○光曰見賢遍切養諸內久幽而不改其

而晦諸外不苟徇名而求利

操雖隋和何以加諸秘曰隱肆成都久幽也

豈加於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咸曰旃和氏之璧

才珍哉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咸曰旃和氏之璧

乏莊亦寶也吾珍莊也居難為也○秘曰莊通歷

何隋和之有吾珍莊也居難為也○秘曰莊通歷

○咸曰言居莊之道為難也○秘曰莊通歷

數以才自居他人之所難○光曰吾所以重

道以難能也不慕由即夷矣何竟欲之有

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

咸曰言莊君平非慕許由即慕伯夷爾何利

欲之能動○光曰宋吳本或問堯將讓

利今從李本或問堯將讓

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秘曰莊周列禦寇之

徒皆有是言未知信

揚子卷五

朱鳥，鴈也。翾翾，飛貌。肆，其所止集之肆。非歸，其肆傷時之言也。南友，朱鳥羽蟲之長。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是也。○光曰：翾許，綠切。音義曰：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祕曰：時能則往，取治可來則來，時之亂可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不愆寒暑之宜，能審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朱鳥或問鳥之若哉。○祕曰：君子在治在亂，若鳳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散問何反也。韓非作書說難是也。而西人關于秦王伏劍死，雲陽故曰何反。○咸曰：韓非時作孤

憤五蠹說難之書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於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始遣非使秦。秦王方欲任用之，而為李斯、姚賈毀害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自殺。註謂入關于秦，王伏劍死，未知其據也。○祕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作說難之篇，本以知說之難而免於咎耳。而竟下吏死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及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曰：說難蓋而不能自脫耳。○光曰：說難而不能行，其所以死乎。咸曰：言非徒知說難而不能行，本無其字。今從李本探人心而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

易

其不合也

咸曰猶孔孟方枘圓鑿豈所以憂

何憂之有

○光曰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

無所不至矣

何秘曰夫不以禮義而惟以談說

詭譎無所不

或曰說之不合非真邪

至宜其死也

韓非曰言

說不合為非乎

○秘曰或曰非謂韓非○光

曰宋吳本作非憂

說之不合非邪今從李本

邪余曰說不由道憂也

咸曰言說入不以聖

道而不容則猶仲尼去魯孟軻舍梁何憂之

有韓非則不然故所以卒死於說難也○秘

曰說以道而不見用

或問哲曰旁明厥思

繫乎時君已則何憂

曰咸

旁廣厥凡也言凡所思慮廣能明悟而歸諸

正者之謂哲○秘曰所思皆明也五行傳曰

明作哲○光曰欲知

問行曰旁通厥德

聖人之道宜廣厥思

問行曰旁通厥德

得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變應萬變而

不失其正者惟旁通乎○咸曰言凡所立德

廣能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秘曰旁通

其德而行之曰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曰

可見之行也○光曰欲

行聖人之道宜廣其德

寡見篇

咸曰聖人之道嘉善而矜不能故明

論次之

哲極矣宜矜乎未至者所以寡見之

假言周于天地遐遠周徧○光曰李宋吳本

假作徧贊于神明咸曰五幽弘橫度絕于邇言

咸曰言幽深弘大之間縱橫量度之制皆絕

去近言始得諸正○秘曰贊于神明以通其

幽周于天地以範其弘縱橫制度絕去邇言

○光曰橫者言其廣度猶度絕言其高絕于

近言言法誤寡見悟秘曰述聖人遐遠之言以

之遠邇也人蔽於近小而遺其遠大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

假則何焉秘曰遐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

人秘曰遐之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

聽至於論遐遠之道則背焉所謂舛馳者也

傾皆也離騷曰循規矩而改錯○光曰循邇

箭彌充二切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

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光

曰言學先王之道者所在滿於師門不為少

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補曰時有策試選

也如得已則各至其所至矣所至邇文邇言

○光曰宋吳本作得已則至矣今從李本

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官也以策試而後學者為

者為已也為已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

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既其少

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

人之道也咸曰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秘曰多聞

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心

如賢人謀之美也秘曰學非而博

從道咸曰美善也猶仲尼夾谷之會屈齊侯

如小人謀之不

美也則彼將屈人之咸曰猶商鞅屈帝王之道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

說天者莫辯乎易秘曰天有五時之宜

說事者莫辯乎書尚書可論政事

說禮者莫辯乎禮咸曰二帝之德

說志者莫辯乎

詩始六義發揚其志者備乎詩

辯乎春秋屬辭比事之義

捨斯辯亦小矣咸曰捨五經皆

理之是非

揚子卷五

宋吳本辯皆作春木之宅守援我手之鶉兮
 辨今從李本春木宅然而生譬若孔氏啓道人心有似援
 手而進○咸曰宅猶威也鶉猶美也○秘曰
 天氣之春使羣木宅然而威孔子之道使羣
 土翕然而興援我手相與游處之鶉乎而安
 之鶉猶言淳也莊子曰聖人鶉居而齧食尸
 子曰堯鶉居○光曰李本宅作鶉今從宋吳
 本宅徒渾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咸曰高
 切援音爰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咸曰高
 雖遠而其人在○秘曰去孔子已五百年
 服行其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六年
 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八年
 歲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
 八歲言五百歲或曰諛諛者天下皆訟也奚
 者舉其成數

其存秘曰今之學者諛諛然爭訟其道之是
 本訟作訟今從宋吳本諛女交切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
 也久矣者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
 久猶遠也不為猶徒是為也言諛諛者徒
 是為天下雖去聖人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
 哉○秘曰曼無也今之學者無如是為之也
 以其去聖逾遠而不能自悞故也○光曰音
 義曰曼莫半切曼是為者言無能求其是者
 而從之天下之無聖人已久矣故衆說無所
 折衷相詬詈之子各識其親秘曰無他知
 與爭訟詬詈之子各識其親秘曰無他知
 諛之學各習其師則爭班固曰安其所習毀

所不見終以自蔽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咸此學者之大患也

赤子雖識親因其愛而不知禮之序未學雖謂師溺其說而不明道之正然苟能精而益精之則聖與雜其道當各辨於其中矣若秦儀荀孟皎然自殊

非者非精之各在其中矣光曰宋吳本是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得其一端而不能粹美若有人精心以求其是不離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璣璣不作器祕曰璣璣寶玉也器圭璧書曰如禮天地四方

璣不作器五器卒乃復周禮曰玉作六器以璣以諸切璣符表切

言不文典謨不作經祕曰

言之有文如天之有象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仲尼祖述堯舜之文其典謨所以作經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

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祕曰司馬遷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明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

如老子之約也班固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此

曰若是則周公感孔子賊果如

其所蔽也非言則周孔

古者之學耕具養三年通一經是言則周孔

無訓解故。○尤曰李本。今之學也。非獨為之。
 無經字。今從宋吳本。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聲。說惡在老不老也。肇
 帶也。悅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
 解也。文繡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
 易曉。○秘曰。肇大帶也。悅佩巾也。所以備物
 而為飾也。言古之學者。存其大體。所以易也。
 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繡聲。悅其文
 彌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哉。班固
 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
 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
 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傳學者。又
 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
 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
 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

至十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二萬言。○尤曰。肇
 音盤。悅音稅。惡音烏。肇悅。已。是外飾。又從而
 繡之。言章句。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
 華多實少。故欲約。曰。可約。解科。使得其義。自可令約。省爾。但當
 省之也。○秘曰。可以約。解科。之章。或曰。君子聽聲。
 條。○秘曰。可以約。解科。之章。或曰。君子聽聲。
 句。○秘曰。繁。○尤曰。解科。關。荒乎淫。佛乎正。
 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但亦聽爾。荒乎淫。佛乎正。
 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佛違也。沉溺也。學記
 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或問侍君子以博乎。
 音乎。○尤曰。樂音洛。博奕。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秘曰。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威曰言君子坐則有正言飲則有正禮待之
者得聽而觀焉何事於博奕○光曰圖於處
切或曰不有博奕者乎外豈無博奕之事乎
論○祕曰據曰為之猶賢於已爾謂侍君子也
○咸曰此文本連下句意未終不當於此註
去兼註語大與正文不類頗失揚直弗敢削
於下無所用心而已爾夫侍君子亦止勝於
勝於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不然也○祕曰孔子曰
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不然也○祕曰孔子曰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
為之猶賢乎已蓋為庸常不學之人以小道
論之耳今侍君子豈賢乎已於博奕者哉
奔者哉○光曰已者止而不為

君子不可

得而侍也人師難侍君子晦斯先空斯通曰
塞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
咸曰言但患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侍之有
此諸益豈特勝於無所用心而已哉○光曰
宋吳本有本作鳥明在天不在六融乎咸曰鷓
問明篇○祕曰亦當作明拔而傳尸鳩其累
矣夫拔鷓明之翼以傳尸鳩不能冲天適足
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祕曰尸鳩
鳩也言以聖人之道使小人儒竊聖
其累耳○光曰累鄰墜切小人儒竊聖
人之道以自售適足以為其身之累耳

雷震

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

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

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

之行事者乎自然之理也道家流以無為無

事為自然不知有為有事亦自然也徂往也

方四方也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

在於人安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魏武侯

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

何以加諸固此乃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

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等賜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

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

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

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兵法常以德

為主則太公呂望何以加之○光曰李本作

使起之用兵今從宋吳本惜起之用兵多尚

徂詐不能或問周寶九鼎寶乎秘曰即禹貢

之鼎成王定干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

郊野故為周寶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秘曰人君

有德則鼎器為寶○光曰人能以休明之德

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女姁回強齊桓晉文已

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桓晉文已

下至於秦無其無觀已咸曰孟子云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故此言其與秦皆無所可觀也。○祕曰：二霸而後至于秦，兼六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光曰：言皆尚詐力，不以其道而得之，雖強大無足觀也。或曰：秦無觀奚其兼？咸曰：言秦無以可觀，曰：所謂觀觀德也。咸曰：言所謂可觀者，觀如觀兵，開闢以來，其德爾秦何德之有？未嘗以詐篡而未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莽以詐篡而篡不言可知。咸曰：此正文之意，似止論秦兵之由而注兼王莽亦猶蛇足矣。且云莽以詐篡不以道，夫豈有以道篡人哉？其非謂焉。○祕曰：賈誼曰：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兵之盛也。○光曰：自古未有能以兵力獨兼天下如秦者。

問魯用德而削何也？揚子貴儒學而賤兵強
譏問之。○祕曰：削土國弱也。○光曰：魯曰魯必言益人之國，何魯多儒而日削弱？
不用德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莫上枕于京。皇皇歸美安枕而臥以聽於京師。○枕也。四海皇皇美盛安枕無虞歸仰于京師。○師。○光曰：四海既平則王者安枕于京師。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祕曰：章章宜通用也。悼懼也。魯定公十年與齊景公為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鄆謹龜魯不用真儒故也。祕曰：齊人歸女樂陰之田。

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
言不聽用孔子故也
安得削萬物將自實而諸侯強者霸業而已是無敵
於天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
與大治在禮樂光航人無楫如航何
航者大海也如無楫柁之利以翼之其如航
何猶富大國者眾民也如無禮樂之具以治
之其如國何光曰海以喻艱難航之具以治
以喻國航人以喻儒揖以喻勢位
壘之車沉流之航可乎
言治國及修身者如
壘謂馬驚逸抵敵壘者可謂可救乎曰不咸

言用奔沉之車航則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
不可也
難也今有患難不能
解救故曰焉用智
猶人前也必也使無奔沉
然之前光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
寒而後索衣表不亦晚乎
患在預防
日言不足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
以為智
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亡
以厚下民忘其死咸曰言君以恩惠厚養其
忠以衛上君念其賞
其上則君思行其賞以

及之。○祕曰言。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速報之。效也。○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誠哉。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誠哉。是言也。祕曰謙之尊也。○光曰言志不。或曰弘羊推利而國用足。蓋推諸。祕曰漢武以桑管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而均輸平准。之。一歲之中。帛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故曰。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有若。譏。十一之稅。揚子。與。推利。上式之云。不亦匡乎。獨請。京。弘羊。天乃大用。式之。

所云不亦。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大正之乎。致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祕曰秦毀滅禮義。專任刑法。變。因。以。鼓。之。不。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韶。舜。樂。也。晁。錯。曰。秦。法。令。煩。慘。刑。罰。暴。酷。變。曰。簫。韶。九。成。鳳。皇。來。或。問。處。儀。○光曰。調。徒。卑。切。言。必。應。更。張。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咸曰。李斯上言。請。史。不。去。者。醫。藥。十。莖。種。樹。之。書。故。時。獨。得。存。其。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有。居。秦。之。世。獨。抱。周。之。易。可。益。乎。○祕曰。周。之。書。若。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之。類。傳。曰。韓。

宜子適魯見易象與春曰舉世寒貂狐不亦

煖乎貂狐之表於體溫煖也咸曰言貂狐

經於時雖存不能勝天下之暴秘曰舉世

方寒服貂表狐表之衣亦可以禦寒而迴煖

猶秦世之酷抱禮義之教亦可以漸迴正治

治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煖亦煖矣言秦

書坑儒士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此謂或

人戲嘲揚子辭秘曰何必貂狐之為煖若

用湯火亦煖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為治若用

刑法亦可治矣光曰言用秦之法以治秦

之民亦孰敢不從曰煖哉煖哉時亦有寒者矣秦之

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

斯皆清涼其身不煖秦之湯火秘曰歎湯

火之煖非所謂煖也天時自有太寒矣光

曰言雖不得已一時暫從而中心不服終致

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

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夏望之不

其夏望而以湯火望其煖非其正道而以刑

法行之使至治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

利非素治也光曰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

而望生春而望積之燕而南適楚而北終不

能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酷矣吏又毒

致本以刑罰決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

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

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
 石之一○光曰秦法雖酷亦志在於求治而
 有司又為文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秘曰
 巧以亂之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
 以禮義為法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
 度是負之矣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
 亦弘矣咸曰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
 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
 秘曰天地生五行之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
 秦毀滅之專任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以
 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也止二世而亡是天地違秦亦大矣刑法志
 曰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
 之官

揚子法言卷第五

